

陆川： 我不是在讲屈辱 而是在讲中国人的荣光

文 / 吕琳 摄 / 吴新燕

“忘记屠杀，等于再次屠杀！”陆川带着他的坚定和他磨了四年的电影《南京！南京！》来到了杭州。他用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告诉人们南京大屠杀这段令人痛心的历史，他把当时中国人民的抵抗和坚强展现在了人们面前，“中国人70年都没有低头！”这部电影不是在讲屈辱，而是在讲中国人曾经的荣光。电影前后花费了陆川四年的时间，经历四年磨砺的陆川带着他的团队给人们讲述了关于电影的一切。

●关于电影

《南京！南京！》以黑白片的方式，用8个普通却具代表性的中国人的经历，真实地还原了1937年南京大屠杀那段痛苦往事。通过一名日本士兵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经历，揭示了侵略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发出了“活着比死更艰难吧？”的反问。人性的自救是全篇最大的核心。

导演陆川谈《南京！南京！》

来到杭州的陆川，一身米色休闲西装，面容淡定，说话语气有种刻意的压制，跟电影给人的感觉一样，平缓地诉说一段足以让你压抑许久的情感。他面对任何问题，哪怕是带有质疑的和挑衅意味的，面部表情和语气都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和变化。他一直以出奇冷静的态度反复地传达着自己对电影和历史的思考。

为什么用日本人的视角展现“大屠杀”？

城市假日：为什么用日本人的独特视角来展现这段历史？

陆川：用日本人的视角一样能展现这段沉重的历史。关于南京大屠杀，中国人已经拍了60年了，但这些带有主观色彩的电影没有走出国门。《南京！南京！》不仅想在国内放，更想拿出来给全世界观众看，让他们了解真相，让他们站在我们这边，一起谴责日本侵略者，谴责大屠杀。所以《南京！南京！》要尽量做到客观，要让人觉得这是一部值得尊重的电影。

城市假日：这个视角是四年前就想好了还是拍的过程中受到的启发？

陆川：当初并不是这么想的，当初我也是想从中国人的角度，表现中国人的深仇大恨。但随后在史料搜集过程中，我发现了当时日本军人的另一面。我看了惠特林的日记，发现上面提到在当时的难民营，每天都会有日本兵到他那里借福音书和十字架，甚至会有日本兵找他一个外国教师探讨战争的本性。然后我看了许多当时日本兵的日记，非常震惊，他们会像普通人一样把自己每天杀了什么人，做了什

么，唱了什么歌，看到了什么风景都记录下来，就是普通人一样的情感。他们在屠杀中国人后，也会反思。其实他们也是普通人，只是无法逃脱战争机器。

城市假日：但有观众看完影片，对你片中大幅地展现日本兵的精神挣扎感到不解，认为这是一种带着同情为他们的罪行开脱的做法。

陆川：这不是开脱也不是同情。我们完全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因为我们以前总是把战争中的日本人描述成魔鬼，一个魔鬼杀了人，是不需要被惩罚的。我这部电影只是把他们还原成了人，他们是普通的人在做最可怕的事情。我之所以把他们拍成普通人，而不是疯子一样的屠杀者，就是为了让人们无法逃脱战争的审判，让观众看到日本侵略者的残忍，这是他们不能逃脱的罪行。电影的角度不代表我的世界观，也不是我的情感。有人怀疑，真的有反思战争的日本人吗？当然有，我可以给你看资料。认可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不是损失，恰恰这种认可会赢得更大的尊重。

城市假日：做这部电影的四年中，自身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陆川：最大的变化就是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我拍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我已经不是在拍“南京大屠杀”这个具体的事了，我觉得我们可能在拍关于人如何认识战争本性的一个东西，而且我们有可能去做到的一件事是超越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就是在战争面前人和战争的关系问题。

城市假日：日本兵角川最后自杀是你对战的反思考？孩子的笑是你的希望？



陆川：角川最后那场戏是我最后想出来的。我认为到最后的时候对一场战争的反思应该不用再分什么日本人、中国人了。角川这个时候应该是代表我们所有人去反思，而不是仅仅代表他自己。我拍到那会的时候，感到特别崩溃，但是我也想表现一种释然，所以最后让小豆子开怀地笑了，也就是对生活的一种释然，一种解释。孩子的命是牺牲的大人们传递下来的，所有的牺牲都是为了孩子们的笑。

《南京！南京！》绝对经得起历史推敲

城市假日：电影中有许多我们不曾认识过的关于大屠杀的元素，比如零散的中国士兵顽强与日军激烈巷战，日军的祭祀还有孙中山被拉倒的塑像等……这些都是有史料记载的吗？你的电影经得起历史的推敲吗？

陆川：我电影里出现的每一处跟历史有关的细节都经得起推敲，其实我们花了四年时间，只有一个心愿，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乃至下一代的下一代可以清楚，在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上，中国人曾经抗争过！巷战就是很典型的一面，当时留守在南京的零星军人就是通过奔巷突围对日军放冷枪来做最后的抵抗的。有人质疑说孙中山像没有被拉倒，我可以给你拿出一张日本兵坐在像身上抽烟的照片。电影里的每一段故事背后都有一张真实的历史照片。

全篇的黑白镜头很震撼

城市假日：为何全篇采用黑白镜头，人们印象最深的是《辛德勒的名单》中那一缕红裙，而《南京！南京！》则是全篇黑白，给人一点希望也没有的感觉。

陆川：用黑白来表现是一次很大的冒险，但是很值得，我不想用鲜血淋漓的场面去刺激观众，而是要用这段历史告诉观众，生活在和平年代真的很宝贵。我的镜头很干净，没有渲染暴力，没有残肢断臂，带给人的震撼主要还是心理上的。

《拉贝日记》从来不是对手

城市假日：和另一部同题材的《拉贝日记》档期撞车，担心票房会受影响或者别人拿你们做比较吗？

陆川：拉贝先生的确是在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中不可跳过的一部分，我很尊重拉贝，但是反感把他当成救世主，这是对公众记忆的一种侵占。拉贝1938年2月就离开了南京，那时候日本人的屠杀正如火如荼。谁救了谁？是中国人自己救了自己！我也奇怪近70年来的历史研究都没有呈现出中国人的抵抗，这真令人悲哀，这段历史应该由中国人来书写，而不是德国人！《拉贝日记》从来不是我的对手！

积极筹备日本公映

城市假日：《南京！南京！》准备在日本公映吗？

陆川：这是我们正在做的核心的事。我们这个年轻的团队就是有勇气去干，而不是屈从于某一种规则。日本没有一个机构可以禁止一部影片上映，唯一的决定因素，就是看有没有日本发行方愿意买这个片子。目前我们正在推广，组织日本发行方看片，我相信通过努力这事一定能成。电影是一个可以超越国界的有力量的武器。好的电影可以走到世界各地，我相信《南京！南京！》可以征服世界。